



海南島保衛戰

海南島保衛戰，是國共內戰中，最後一場大規模的戰役。當時，國軍在海南島上，與共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。這場戰鬥，最終以國軍的勝利告終。海南島，自此回到了祖國的懷抱。



▲參與海南島保衛戰的張濟夏，珍藏了當年獲派 64 軍軍需處正財務員的人令。(圖/張濟夏)

空軍氣象中心第 3 至第 14 任主任，他們締造了我國空軍 30 年的氣象史。(圖/葉文欽)

投入工作，除在機場為戰鬥機、運輸機、旋翼機等飛安把關，另外有三分之二的軍旅生涯，是在空軍氣象中心度過的，也是從這裡的副主任退伍，在退伍之前還寫了一篇「空軍氣象中心沿革史」，說明我對這個單位的感情。這張照片是民國九十二年春節退伍人員聯誼時所攝，是從民國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，跨度近三十年，十二位主任難得合影的珍貴照片。這些長官中，有的

從未見過面，有一半以上是指導我工作的大學長，他們都可以說一段可貴的軍中歷史。在空軍氣象中心的軍人雖非戰鬥部隊，但其工作每天均有戰鬥性，特別是當有颱風逼近時，或許社會大眾只注意到中央氣象局的資料，但由空軍氣象中心主任所簽署發布的「颱風警報單」，是國軍「戰備防範」之依據，可見這位主任所扛的責任有多重呀！

照片中六位學長後來升到少將氣象聯隊長，合照時他們全部從軍中退伍了。前排最左的兩位學長，目前高壽均九十五歲以上，他們之間有相當的革命情感。在氣象中心時，五期的吳宗堯（前左一）負責預報課，六期的曲克恭（前右一）負責長期預報課。吳宗堯在當了三個月的主任後，就應世界氣象組織之邀，去北非的利比亞當氣象顧問，當然必須開缺；第二年元旦，曲克恭就升上校主任。

民國六十年，吳宗堯回國了，但還是中校，這要如何派職呢？因為學弟曲克恭當時已是副聯隊長了。

隸屬第一三三師、第一五六師、第一五九師的部隊，先後抵達八所港集結。四月二十八日，臺灣專輪多艘至海南島轉運部隊，於三十九年五月七日，抵達臺灣花蓮港，負責東部地區防務，繼續擔負確保臺灣的神聖使命。

【作者速寫】張濟夏 民國三十一年從軍抗日，後隨軍來臺，服務軍職三十八年，官拜少將。曾任國軍同袍儲蓄會主任、聯勤財務署副署長，民國七十年國防部主計局局長任內退伍。曾獲頒忠勤、寶星、金甌、弼亮、陸光、景風等勳獎章二十二座。



去年底，我的學長、長官、理事長劉廣英教授（照片中後排左一、文化大學理學院院長走了，雖然高壽，也是人生的必然，還是很讓人捨與懷念；因為很少有這樣的長官，在退伍那麼久之後，還能與部屬們長久維持兄弟朋友般的關係。

正好當年氣象局恢復中央建置歸交通部，氣象局長還是由原氣象聯隊長轉任的劉大年；劉大年本身是飛行出身，他當然重視氣象但不專精，正好邀請吳宗堯到氣象局主持最重要的氣象預報業務；這樣正好解決所有的問題。

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下旬，曲聯隊長和氣象中心主任王時鼎主任（後排右三），因故決定提前退伍，為後期學弟、同學疏通管道。長官起初不同意，認為有轉任氣象局長或軍校校長之可能，但曲長官堅持求去，到文化大學「育英英才」之後還規劃氣象局全島「自動氣象站網」，更為氣象局培育大量人才，也為空軍氣象人員的進修提供管道。吳宗堯後來接任氣象局長，在吳局長任內，氣象局軟硬體建設都有飛躍的進步。

徵文快訊

【作者速寫】葉文欽，空軍通校氣象五十九年班，空軍氣象中心副主任退伍，曾任氣象學會專職秘書。

一張珍貴的團體照

從未見過面，有一半以上是指導我工作的大學長，他們都可以說一段可貴的軍中歷史。

在空軍氣象中心的軍人雖非戰鬥部隊，但其工作每天均有戰鬥性，特別是當有颱風逼近時，或許社會大眾只注意到中央氣象局的資料，但由空軍氣象中心主任所簽署發布的「颱風警報單」，是國軍「戰備防範」之依據，可見這位主任所扛的責任有多重呀！

【作者速寫】鍾光亞，陸軍官校二十期，政工幹校高級班五期。曾任副連長、政工隊長、營指導員、團政工室主任等職，民國四十八年退伍。



作者張濟夏於三軍儲蓄業務會上，進行簡報。(圖/張濟夏)

海南島保衛戰，是國共內戰中，最後一場大規模的戰役。當時，國軍在海南島上，與共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。這場戰鬥，最終以國軍的勝利告終。海南島，自此回到了祖國的懷抱。

憶在海南服役

第七軍官訓練班第十七期，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前後在海南島清瀾港受訓期滿結業。因為都是帶職受訓，原部隊失聯，不能歸建，統由國防部分派新職；我改派六十三軍一八六師，

任上尉政工隊隊長。一八六師是由兩個保安旅改編的，六千多名官兵，清一色廣東人，只會粵語。政工隊隊員來自各省市，南腔北調的口音，當然和廣東話弄不到一

起。因為政工工作對象正是官兵，因而不得不學粵語。前線工作不同於在後方，我們為親近官兵，到戰壕、碉堡教跳舞、唱歌、聊天，而以代寫家信最受歡迎。換防等待整補的部隊所在地，當然比較戰壕、碉堡寬敞，人也較集中，我們的工作除教跳舞、唱歌之外，有時會演話劇如「最後一個手榴彈」一幕幕劇，和一起大合唱抗戰時期的軍歌，達到引人入勝，振作士氣的目標。我們工作成績不壞，曾得到薛岳總指揮官的嘉許呢！

某個深夜，突然獲參謀長、政治部主任召見，說從最前線的萬寧解來二百多個戰俘，要交給政工隊管理。軍人以服從為天職，尤其在戰地，因此，我立即到附近找到一棟廢棄的倉庫，將戰俘安置到裡面。

戰俘住進倉庫之後，我忽然想起兩位長官召見交代任務時的神情，以及自開戰以來，不見我軍一架戰機和軍艦助戰，因而擔心我軍或有轉進的打



作者鍾光亞（第二排左三）與政工隊同袍及其家人，珍惜在臺灣獲得的安定生活。(圖/鍾光亞)

算，我以此就教韓主任，他竟默然肯定了。我大驚之下，立刻前往廢棄倉庫察看，並交代相關人員，在倉庫大門外面裝兩把大鎖，因為在倉促撤軍時，肯定來不及隨運戰俘，因此，緊鎖戰俘在倉庫中，為維護我工作人員安全的良策。

最令我感動的是，撤退聲中，我和副隊長為戰俘掀開鐵皮屋頂開事，兩人於深夜躺在倉庫門外草地上，希望監視並及時阻止。不意從睡夢驚醒之後，發現師部已人去樓空了，我二人趕到約三公里外的海灘也是空空如也。所幸有我隊二位同仁守著一艘小漁船在等我們呢！於是一起匆匆划向約二千公尺外，找到海軍登陸艦，隨軍離境來臺灣。

【作者速寫】鍾光亞，陸軍官校二十期，政工幹校高級班五期。曾任副連長、政工隊長、營指導員、團政工室主任等職，民國四十八年退伍。

更正啟事

作者來函：本刊 四四四期第六版刊出〈父子同心 報效空軍〉一文，照片說明中的聯隊長張國正，應為張國政之誤，特此更正。